

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24155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24152

出版时间：2007-10

出版时间：中国华侨

作者：桃子

页数：3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皇粮胡同十九号&gt;&gt;

## 前言

对皇粮胡同的描写，来自我儿时生活过十年的北京东四四条胡同——路面宽敞，十几棵古老的大槐树，夏天在我上学的路上遮下一片荫凉。

我还记得，一座座广亮大门前，坐着历经沧桑岁月的门墩儿。

有的石鼓上还蹲着呲牙咧嘴的小狮子……它们大都被抚摸得亮光光、滑溜溜的。

因为路面宽阔，院落宏伟，大、小轿车进进出出。

那会儿，算是一条颇有气派的大胡同了。

这条胡同因为路面宽阔，院落宏伟，加之新、老居民们的社会地位，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最初一、二十年，小轿车和大轿车进进出出，那会儿算是那一条颇有气派的大胡同了。

因为这条胡同解放前就多旧官僚的阔大宅第，解放后，有几座两进、三进的院子，作为敌伪房产被政府接收，充作了公家的干部宿舍。

我家居住的那个院子，就是其中的一个附有宽阔偏院的三进大院子。

记忆中的那个大院儿，里面至少有大、小上百间的房子。

踏上台阶走进大门，那块传统的避邪影壁正面，曾几何时被绘制了一个巨大的八一五角星。

被胡同里的老百姓们呢称作“八一大院”。

我家占用了后院儿的几间北屋，其中一间主房也是北京人常说的那种“大屋顶”。

天花板很高，房间的面积也很大。

那里曾经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。

就在那座大屋顶下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，还玩过捉迷藏的游戏……很奇特的是，门前长着四棵名副其实的参天大树。

在树下我听缠着小脚的老保姆讲过乡下闹鬼的故事；认识了喜鹊、乌鸦和胸脯上有片红色羽毛的啄木鸟……小学同学不少就是胡同里世代业主的子弟。

我到过一位姓纪的男同学家去玩，他家那座美轮美奂的院子，就是我在故事《罪证》中描写的前朝公主府的原型。

里面的红漆回廊、假山、亭台、松柏、梅花……纪家的“三太奶奶”，是一位拄着根雕花硬木拐杖的佝偻老妇人。

三指宽的黑缎子“抹额”中间，还镶着一块翡翠帽花呢。

她的滚边儿夹坎肩是发光的绸缎，古色古香的黑色百褶裙，裙裾下露出了尖尖的三寸金

莲……这种人物形象和家居环境，让我这个革命军人的女儿觉得，时光是倒流的，是凝固的。

我回家问妈妈，为什么我的同学要叫那个老人“三太奶奶”？

妈妈回答我说，也许，你同学的太爷爷有三个老婆呗！

都是六十年代的记忆了——老胡同，老四合院儿和老北京人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曾一度回到那条童年的胡同——老槐树所剩无几了，座北朝南的门洞和它们的门墩，要么消失了，要么破败了；“八一大院”还在，走进去，觉得已不似记忆中那么宽敞、整洁；我家门前那四棵参天大树，连树根儿都没有留下；胡同里的很多老四合院，因为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而增建的小砖房子，使原来的宜人景观荡然无存……尽管我们说，这就是历史，谁也无法令现实生活之水凝结不动。

但我在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，看到过很多一百年前甚至将近两百年前的古老建筑。

它们仍在为子孙后代们挡风遮雨，迎来送往……胡同的大量消亡，难道不是我们北京人的遗憾么？

其实，我笔下描述的“十九号院儿”，是童年记忆中一个真实而难忘的地方。

至今，我不知道坐落在皇城根北街的这个院子，建筑设计师是哪国人？

只是知道它的拥有者或居住者们，曾经有洋、有中、有官、有民，皆非等闲之辈。

住在那一片儿的老百姓说起这座十九号院儿，自始至终都怀着敬而远之的好奇心。

当我走进“十九号院儿”时，共和国刚刚成立十年。

## &lt;&lt;皇粮胡同十九号&gt;&gt;

院子的主人是我的亲姑父母。

他们是打进北京城的，也是作为“敌伪房产”，这个院子被安排给了红色政权第一代公安部的负责人之一，安了家。

从表面看，十九号院儿临街的大门，跟一般的四合院没有什么区别。

内部的建筑格局，则大不相同；坐北朝南的正房，就是一栋大屋顶的主体建筑。

中西合璧的建造风格庄重大气。

屋顶的琉璃瓦是深绿色的，严丝合缝的青砖承重外墙，每块砖的体积足有常见砖头的六倍之大。

从绿漆大门走进院子，不会碰见传统四合院的那面避邪影壁，有两棵桃树拱门。

那是我姑夫打进北京城后的四九年栽下的“胜利纪念树”。

草木有情，姑夫病逝后不出三个月，那两棵桃树随之枯死；从大门通过笔直的五丈水泥方砖通道，登上白色天然石材的台阶，推开宽大的两扇带硬木框的玻璃门，就能够直接进入铺满楠木拼花地板的大客厅，客厅的东西两侧是主人的卧室和书房；儿时的我那个大客厅里，见过许多位被历史记载的人物。

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号院儿的厨房——它是用真正的方形大麻石建在地下的，坚固得几乎可以形容它是一处“永久性工事”。

要到厨房去，刮风下雨也必须步下一道长近两丈的麻石台阶。

冬天供暖的小锅炉房也被很科学地隐藏在这座“工事”的里面。

厨房直接通往餐厅的神秘渠道，是一个两层木格箱子的人力“升降梯”。

每当饭厅里的人听到来自厨房的铜铃铛，就应该赶紧摇转升降梯出口边的一只金属摇柄，一下一下稳稳地；赶紧把出锅的菜肴，从一个直径两尺的垂直竖井中，趁热提升上来。

那摇柄上的红木把手，早已被磨得光可鉴人。

这是我有生之年亲眼见到过的最别致的一个厨房。

小时候，每次在姑妈家赶上吃饭，我就期待那只铜铃铛发出的“丁当声”。

然后抢先跑过去，握住那只金属摇柄的红木把手；公务员小李叔叔担心我体力不济，松手把那辣子鸡丁、酸辣汤之类，重新扔回厨师古伯伯那里。

他把自己的大手压在我的小手背上，一起用力转动着，提升起冒着蒸汽、发出喷香的两层木箱子；我一天天地长大了。

亲眼目睹了这个院子的春秋变迁；“文革”中，十九号院儿里搬进了“四人帮”在军内的亲信一家。

当黑暗被光明所取代的一天，我看到，姑妈一家失而复得的十九号院儿和房间里包括壁柜在内的家具、设施，被糟蹋得惨不忍睹。

就连同样也为“那一家人”奉献过甘甜的一架子葡萄，都未曾幸免；至今三十年过去了，无论是被赶走后又回来的，还是先赶走了别人，自己后来又被赶走的，相继也都走到了动荡人生的安宁彼岸。

我还记得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，从遥远的海外走来一对中年男女。

他们站在十九号院儿的门口，客客气气地请求姑夫的警卫员允许他们进院看看。

用标准的国语说：“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……老宅”。

九十年代中期，老北京改建的大潮汹涌澎湃。

十九号院儿差点儿被彻底夷为平地。

我毫不夸张地告诉读者：正在大铲车已经高高地、无情地举起那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北京文物保护部门一纸“铲下留情”的红头公文；从天而降！

于是，十九号院儿的座北朝南的主体建筑——远近一带被赋予雅号的那座“大屋顶”，得以幸存至今。

十九号院儿没了，只有“大屋顶”还顽强地、孤零零地站在皇城公园的一片红花绿草中间。

令人颇为费解的是，院儿里一棵高大的白皮松，还有高龄的枣树、花椒和柿子树；它们不但未受到丝毫伤害，还被细心的公园管理人员挂上了一块块小木牌子。

## &lt;&lt;皇粮胡同十九号&gt;&gt;

就像对待故宫、北海、景山和颐和园那些已俱文物价值的古树、名树一样。

十九号院儿幸存中的“大屋顶”，被改造成专门接待贵宾的茶室。里面所有曾经隔出房间和走廊的墙壁都消失了，整个主体建筑的内部空间，给我的感觉并非记忆中那么宽大。

建在地下的石头厨房，成了几个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——他们对我这“路过的游人”称赞，住在这里真是“冬暖夏凉”呢！

我听说，来到北京的游客只需花很便宜的费用，参加一个叫什么“胡同游”的项目，就会在四下通风的电瓶车上，听到年轻的女导游手指着十九号院儿的“大屋顶”说：

“这就是老皇城著名的‘将军院儿，……’ 飘零在海外的我，无数次地梦见这座我美丽的院落……终于，我提笔让自己心中几个聪明、善良的老北京人，走进那座古老的‘十九号院儿’里，来扮演我心中的故事、心中的角色——我写《皇粮胡同十九号》的故事，与自己在日本大量鉴赏推理文学作品有关。

我很喜欢这种集社会、文化、民俗、知识、人情于一体的传奇故事读本。

这类风格的作品，极具挑战性——作者必须比一般读者要“狡猾”那么一点点儿。

构思好一个完整、合理而又吸引人的推理传奇故事，是最艰难的脑力劳动。

我始终对结构故事的能力极不自信，却无法压抑挑战的欲望。

将近二十年，我在鉴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推理文学作品后，终于第一次斗胆尝试性地提起笔来——我不喜欢读武侠小说。

自己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位下肢瘫痪的神秘老妇人——紫姨。

她那一头银发和终年坐在轮椅上的身影，是我生活中几位长辈的缩影——她们美丽、慈祥、睿智、果敢、学富五车、从善如流……围绕在紫姨身边的几位中、青年：一个律师。

一个警探。

一个医生。

一个记者。

一个花花公子。

他们就像桃太郎大战妖魔时身边的猴子和小狗们一样，各有所长所短。

唯一共通的，无非是人类心中不应失去的正义、善意和友情——他们是我的“梦中人”罢了。

紫姨和她的牌友们，不能做到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，每次抗争的结局，都包含着无奈的妥协。

他们这帮“好心人”，也未必就能保证好心不做坏事，违背初衷的客观结果层出不穷……我想，这就是人生永远无法逃避的遗憾——皆大欢喜的大团圆，那是自欺欺人的。

让人物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，一是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过多顾虑到，对现实的“影射”之嫌；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刑侦手段高度的科技性——指纹、窃听、录像、电脑、DNA……对于我，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笔下，主人公们那富于综合素质的敏锐洞察力，永远充满魅力。

如果我让自己的人物活在今天，未必就能够使得情商与智商本身的较量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。

也可以说，这是我对自己的短弱之处的回避吧。

也有中国的老师批评我：创作风格受日本推理文学的影响过深，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和谐感。

因此我也曾担心，风格和结构手法的不同，会不会引起祖国读者的反感？

书出了，我只能对作者说，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，是动情的也是认真的。

一部讲故事的小说，首先应该好看，其次应该感人。

两者兼备，真的很难。

但愿《皇粮胡同十九号》能够给读者带来饭后茶余的消遣。

我还想再接着写出四到五个发生在“皇粮胡同”的故事，不知是否因“江郎才

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尽”无法成章。

作者往往会在一道篱笆后面，隐藏着真实的身影。

期待着真正的知音能够听到篱笆后面那一声低婉的叹息……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责编崔卓力女士——《皇粮胡同十九号》的书名，是她为我确定的；书中几个小人儿的插图画，是她逼着我画出来的；文字存在的许多问题，是她点点滴滴提示我修改的……她是我这本长篇处女作的第一位知音。

我还要感谢一个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北京胡同的人，他就是我的丈夫胜男。

创作期间，他经常会关切地询问我：“怎么样，你高明地把人杀掉了吗？”

桃子 2007年夏月写于日本富士山下

## 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### 内容概要

皇粮胡同，是早年北平城里的一条有名的老胡同，居住的净是些京城里的大户人家。在那一年里，这皇粮胡同突然就不太平了：先是胡同里的包子铺无缘无故地就着了三场大火，着是老巡捕的宝贝独生女惨遭奸杀；然后是出双入对的市长夫妇双双服毒；再接着……真是层层谜团难见天日。

然而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在皇粮胡同十九号院里，一个神秘的女人聚着几个同样神秘的牌友，于啜茶掷牌间便将真相大白于世人了。

那一年，当皇粮胡同所有的黑暗过后，十九号院的那位神秘寡言的女主人紫姨说了这样一句话——“其实，这人生舞台上的故事，所有的加起来就是两个事儿——男为欲死，女为情亡——啊——”

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书籍目录

第1章第2章第3章第4章第5章记忆中的“皇粮胡同十九号”（代后序）

## &lt;&lt;皇粮胡同十九号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今天，是个难得的好秋日——瓦蓝瓦蓝的天空，时而掠过鸣着哨音悠扬的鸽群……紫姨坐在轮椅里抬起头，看着不知谁家的鸽群从头顶飞过。一头银发被梳理得纹丝不乱，在和煦的阳光下闪闪发亮；一身米黄色的西装衣裤外面，披着一件深棕色的开襟毛衣；上衣领口上，斜斜地别着一片小小的黄金桉树叶……这看似漫不经心的服饰打扮，实际却含着她对秋天刻意的迎合。

她是个晚睡却爱早起的人，中午的歇息，才是雷打不动的。

小町不到半个时辰又跑了回来，这才想起从院子里的一口小水井，压出一脸盆的水刷牙、洗脸……何四妈从来不理解，小町姑娘好歹也是个千金小姐，怎么就不愿意多走两步，放着紫姨那漂亮的大洗漱间里一扭就出水的“黄金龙头”不用，这井水就那么好吗？紫姨却不然，她认为小町什么都傻，就是一年四季不离这口井的水是真聪明的……见到女儿用那清凉的井水，把一张小圆脸儿胡噜得红扑扑的，紫姨心里还挺羡慕的。

“妈，我趁机拍了几张片子，八成还能给总编交个小差哩！”

对了，就用“无名野火连烧无辜百姓家，何人担责？”

“做标题。”

您说怎么样？”

“紫姨头也不回，索然无味地回答：“不怎么样。”

“小町讨了个没趣，双手胡噜着自己那短短的娃娃头：“不过，这王记家的包子，今儿是吃不成了。”

“皇粮胡同十九号院里这个被紫姨养育得“蹦蹦跳跳”的女孩子小町，倒是经常陪伴在紫姨的身边，娘儿俩进出都是一个伴儿。”

小町是个绝对称不上是“美女”的姑娘，她年方二十出头，个子不高却也长得身材匀称；给人印象颇深的，除了那只翘翘的小鼻头儿，还有两条短短的倒八眉；鼻梁上那七、八颗“恶作剧”的小雀斑，最是令她本人毕生地“无可奈何”！

其实，年轻就没有丑陋。

小町的肤色健康、红润；两只不大的圆眼睛，瞳仁闪闪发亮；圆圆的一张噘嘴，笑起来，令人想跟着她笑；生气了，还是令人忍不住想笑……平时，她不是套着一条都市女孩子们时下流行的咔叽布背带裤，就是穿着具有几分西方古典风尚的爱尔兰红色花格呢子半截裙；娃娃头上常见一顶红色的小贝雷帽，锃亮的牛皮小靴子，走起路来嘎嘎响……仿佛拥有着紫姨这个“妈妈”，自己便拥有着天下的好运——皇粮胡同的老少街坊们，只要看到这个永远神气活现的小记者，自然都会这样猜想。

有人听说，这小町姑娘居然还是个畅销小报《天天新闻》社会版的记者呢。

便调侃道：“我还以为她是个娱乐版的记者呢！”

“谁让她见人总会露出那样一副无忧无虑的表情呢？”

“社会”的概念是什么？”

当然是一种严肃的、沉重的、黑暗成分居多的现实存在嘛！

除了对此永远缄默的紫姨之外，谁都不知道这位“豌豆公主”真正的出身和来历。只有一点是众人基本不持异议的——因为相貌特征的明显差异，上官小町绝对不是紫姨所生。

正在这时，十九号院儿的大门外，熙熙攘攘的一片喧哗。

小町打开院门，看见一个模样本来就瘦小得可怜的老巡警，正被街坊邻里们揪着不放。

人们七嘴八舌，唾沫星子乱溅的，愤怒地投诉着：“老周你没听说啊？”

六年前咱们这儿的林记糕饼店失火以后，逃跑的那个伙计，他又回到咱这皇粮胡同来了……

对，那个伙计叫什么来着？”

想起来了——叫“小末儿”。

对不对？”

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对、对，那时，林记的老掌柜总是支使他跑腿儿，给客人家里送货来着。

不过……乍看上去，礼数周到，挺老实一个孩子……不哼哼的蚊子叮死人——敢情是人不可貌相。

他竟然就放火烧了东家的库房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？

还不是为了那林家的桥桥姑娘……嘘——小声着点儿您……

听着街坊们的议论，小町果然就在人群后面，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。

比起小町，这姑娘的穿戴打扮，就显得有些保守了——浅蓝色的丝绸大襟上衣，配着一条深蓝色的百折长裙；一条又黑又长的辫子垂在脑后，柳叶眉、丹凤眼，皮肤格外出众的白净。

此刻，她也正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，倾听着街坊邻里们纷纷不绝口的抱怨。

当听到有人提及“林记”、“小末儿”、“桥桥”……慌得转身便走。

小町自然是认识这个姑娘的。

她正是人们议论中提及的“林记”糕饼铺家待字闺中的小姐林桥桥。

……

## 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皇粮胡同十九号》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间，依托是北平一条叫“皇粮”的老胡同，听当地的老人儿说，这胡同的名字，来历有那么一点儿……明末年间，这附近修建了一座供皇家用粮的临时小粮仓，其实时间并不长，却从此留下了“皇粮”这挺有气派的胡同名。

也许是因为当时运粮的大车大马来来往往，这条东西走向的老胡同，路面比一般的胡同宽些，皇粮胡同里有座门牌定着“拾玖”的院落，用青砖围起七尺高左右的围墙，整个院子连房子，大约两亩见方……

<<皇粮胡同十九号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